

[美] 艾琳·罗马诺内斯伯爵夫人 著
洪津 殷贵云 译

红衣女谍

——我的特工生涯

THE SPY
WORE RE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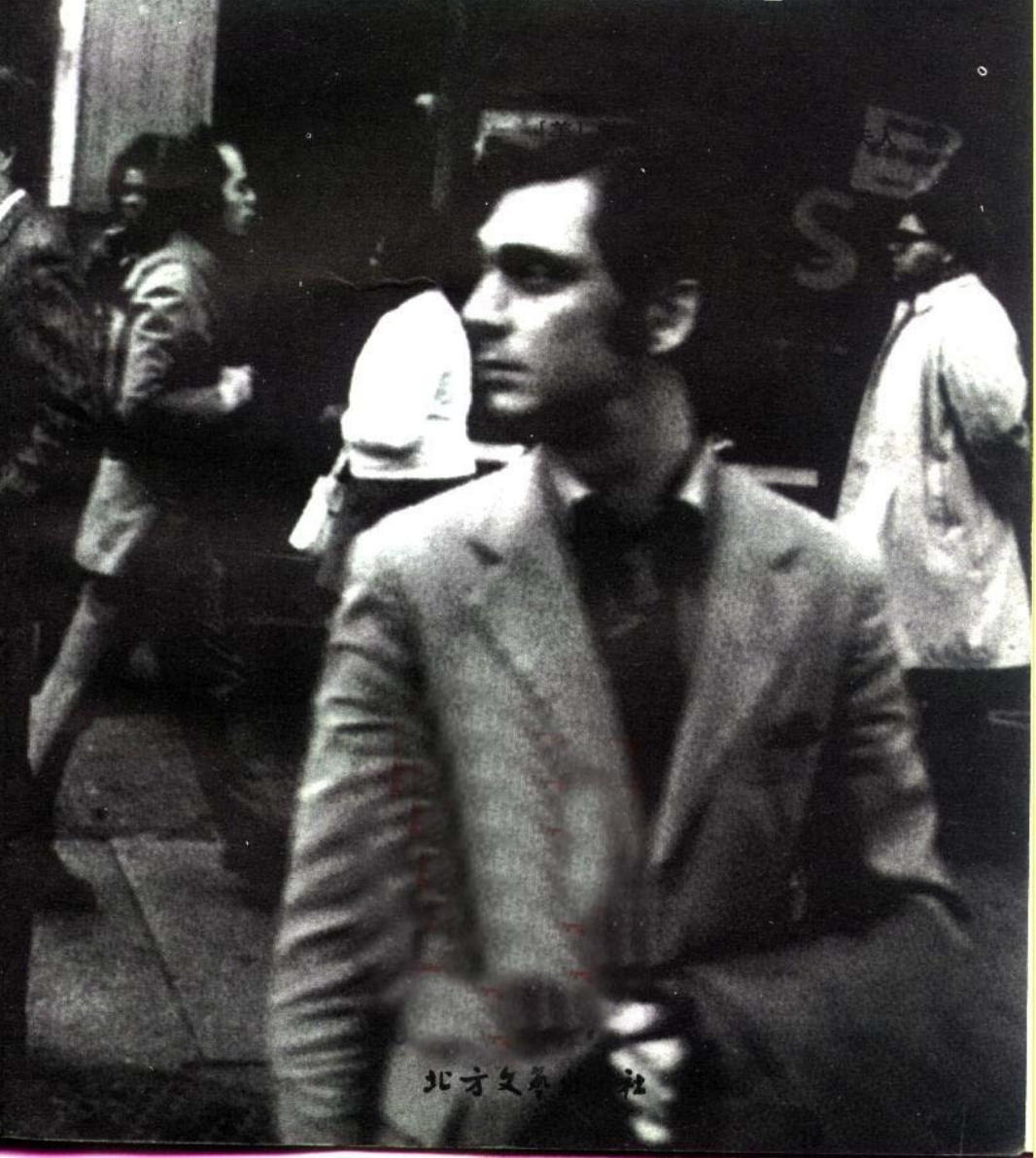
■ 美国战略情报局超级女特工的自我写真，已被多国情报机关列为特工人员训练的必读实践参考书。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THE SPY WORE RED

红衣女谍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黑龙江省版权局涉外著作权
登记号 08—98—0001

©1987 by Aline Romanones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, Inc.

责任编辑:赵立程

装帧设计:杨群 李栋

责任印刷:郭淑杰

红衣女谍——我的特工生涯
Hongyi nüdie——Wode tegong shengya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)

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252 500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000

ISBN 7-5317-0967-8/I·951 定价:16.80 元

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

(地址:绥化市中兴东路 103 号)

译者的话

我第一次读英文版的《红衣女谍》，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。我读过不少长篇传记文学，还译过一些传记，但能让我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到结尾的并不多。《红衣女谍》，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书之一。

记得有人说过：“事实比虚构的故事有更深沉的戏剧性，向来如此。”《红衣女谍》一书的特点，就在于其真实性、戏剧性与文学性的和谐统一。

年轻美丽的美国女模特艾琳·格里菲思，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，成为一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，代号“老虎”。她被派往西班牙，任务是打进西班牙上流社会…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她以她那个年龄的女性少有的勇气、机智和爱国热情，深入敌人内部，周旋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。她的生命多次遭到威胁，她的情感不断经受考验。最终，她不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，而且找到了真正的爱情，成为西班牙上流社会中声名显赫的罗马诺内斯伯爵夫人。

本书以严密的结构、生动的语言和扣人心弦的情节，记述了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，但它不是传奇，而是作者实实在在的人生经历。作者巧置伏笔，频留悬念，故事波澜起伏，险情丛生，比惊险小说更加惊心动魄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作者在一连串扑朔迷离的真实事件中，以这类传记少有的细腻抒情的笔触，刻画出一个个活

灵活现的人物。无论是作者本人，还是上级领导、下线特工、社会名流、平民百姓、敌方要员、双重间谍，都显示出鲜明的性格特征，丰富的内心世界。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心中的喜悦和痛苦，困惑和彷徨，矛盾和挣扎。此外，作者还怀着对西班牙的深厚感情，描绘了这块与她的事业和爱情息息相关的古老土地，让读者在西班牙的独特风土人情中，领略到丰富多采的异国情调。

这些，就是本书的最大魅力之所在。

从二战期间直至本书出版时一位著名的评论家说：“艾琳·罗马诺内斯用节奏强烈的美文，描述了她的特工生涯。书中的人物呼之欲出，书中的故事引人入胜。”

但愿我们的拙笔能架起一座桥梁，帮助读者渡过语言之河，去欣赏彼岸神妙奇险的景致。

洪 津

梵

倘若手上沾血者认为自己杀了人，
倘若颈上流血者认为自己被人杀，
他们都没有领悟永恒宇宙之奥妙，
而我尊奉它，超越了它，又回归于它。

——拉尔夫·华尔多·爱默生

引 子

圣萨尔瓦多, 1984

是数年前去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的一次旅行, 掀开了尘封的记忆。那几年, 我一直在美国各地做讲座, 讲外交事务问题。当时, 我的听众最感兴趣的是中美洲, 特别是萨尔瓦多的战事。不过说实话, 我这趟旅行的动机, 主要起自心里一股按捺不住的渴望: 想亲临世人瞩目的战场看看。此外, 我当时执教的美国密执安州正值冰天雪地的季节, 而在萨尔瓦多能享受到和暖的阳光, 还能吃到芒果, 这些也算是促成此行的因素。不管怎么说, 此行都会给我的讲座增加生动真实的素材, 这个理由不断催促我下了决心。

出发前, 我只知道会有人到机场接我, 但那个人的姓名, 电话号码, 是男是女, 我一概不知道。一应事宜, 都是华盛顿的一位朋友匆忙替我安排的。他和在萨尔瓦多的朋友通了电话, 为我找好了住处, 又找了几个朋友关照我。在两次讲座间我只有一周空闲, 他建议我即刻动身。他说: “我会叫人到机场接你, 那个人会给你安排得周周到到的。”未知的旅程, 倒激发了我的探险心理。

从纽约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起, 我就隐约有一种时光倒流之感, 不过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感觉。到了迈阿密, 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, 望着手提箱子拥进机舱的人们, 恍若又看到 1944 年去

西班牙的火车上的乘客。

在巴拿马，许多人下了飞机；到了特古西加尔巴，机上的乘客几乎走光了。还有几分钟就到我的目的地了。我俯瞰着下面的山谷：绿波翻涌，逶迤不绝，直插入连绵的群山。我知道，这些大山就是游击队的栖身之地。此时此刻，游击队和政府军正在进行小规模的战斗。巨大的 DC-10 型飞机降落在现代化的机场上，只有我和另一个乘客走进空落落的机场。显然，战争使旅游业不景气，也把国外的买卖吓跑了。

太阳透过大玻璃窗，把一束束光线投进大厅。我的脚踏在水泥地面上，大厅里飘荡着声声回响。几个官员正在检查我的护照和行李，我从他们头顶上望过去，没看到有人在等我。然而，我刚走下宽阔的石头走廊的最后一级台阶，就看见靠墙的椅子上坐着一个身着黑衣的人。她谨慎地从椅子上站起身，朝我走来。她的微笑消除了我的疑虑——她就是我的朋友在萨尔瓦多的朋友。来人中等身材，也许因为稍胖，也许因为关节不大灵便，腿有些跛。她戴着黑框眼镜，一头丰厚的白发裹着一张洋溢着友谊和善良的脸。突然，变魔术似的，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，满面笑容地从我身边钻了出来。

“这位是比尔·沃勒克。”朋友的朋友用悦耳的萨尔瓦多口音介绍说。“他自告奋勇开车送你进城，为你提供一切方便。我叫玛丽亚。”

“夫人，我们希望您在这里旅行安全。”小伙子说着话，拎起我的箱子塞进吉普车。“我父亲让我开这辆防弹车来接您。”

我们的车驶在开阔的田野上，沿着现代化的公路蜿蜒而行。二十五岁的司机和八十岁的女主人，向我讲述着内战的最新动向。十五分钟后，我们到达了市郊，此时我已经了解到，每条路上都潜藏着危险，尤其是我们刚刚驶过的乡间路上。两位同行者看起来并不

害怕，可是我得承认，心里有些担忧。

“市区也不是平安无事。”我的新朋友补充道。“就在两天前，我邻居的房子被人扔了颗炸弹。真抱歉，刚到这里，就让你看到这样一幅既不赏心也不悦目的景象。”

走进玛利亚的住所，仿佛走进一座罗马式庭院：不大的院落，中间兀立着几间屋子。一位印第安妇女在浇花，一个孩子坐在铺着瓷砖的地上看彩色电视，旁边摆着许多粉色的兰花。

“离吃晚饭还有几个小时呢。你一路上颠簸劳顿，要不要休息休息？”玛利亚探询地问。

“不用休息。我恨不得马上去看看战场形势呢。”

“那可不容易。战斗是散发的，不会有人下战表，也没人知道会在哪里交火。上次是一辆汽车被烧，这次是某人遭绑架，下次也许是一个政治中心被袭击。”她想了想，终于想起一个可能发生事情的地方。“除非你愿意去卡米诺雷亚尔饭店。那里云集着各国的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，总会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。天色不早了，看来去不了别处了。”

吉普车开上那座大饭店的环行车道时，天已经黑下来。这里的情形根本不像是在战时：大门口堵着几辆美国电视车，豪华的双层玻璃门内外，人们悠闲地进进出出。

我一进门，一位妇女迎了上来。“玛利亚女士打电话说您要来。我是饭店的秘书，非常感谢您光临我们遭难的国家了解战局。很抱歉，现在我没有时间给您做具体介绍，不过要是您随我来，或许能观察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。”

我们走进人头攒动的休息厅，她压低嗓门说：“外国记者总聚集在酒吧。他们在那儿交换消息，游击队代表也会在那儿与记者们接触，提供用英语写的最新战况报道，并提示哪里可能是最佳摄影点。”

休息厅是长方形的，很宽敞，酒吧设在大厅的一端。圆桌和舒适的扶手椅，间隔着适当的距离摆放在大厅各处，地上铺满厚实的地毯。敞开的玻璃门外，有一个内院，内院以花木为墙，围成一个露天厅堂，中间有一个绿松石砌的椭圆形游泳池。

“您在这里坐坐，我先走了。要是有什么事，到办公室来找我。”

我在离酒吧最近的椅子上坐下，但什么也听不到。十分钟后，我从大厅的一头走到另一头，看不出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事，也看不出什么人像游击队代表。一些男人看样子在说笑话，另一些人因无事可做显得百无聊赖。

内院倒还有些吸引人之处，我信步走了过去。无人的内院，被一盏盏蘑菇状的电灯照得通亮，灯光中可见一簇簇蓊郁繁茂的佳木奇花。三月微薰的晚风，送来栀子花和茉莉花的馨香。大厅已在身后，再听不到穿着艳色短袖棉布衬衣的男人们的粗声大噪，也闻不到呛鼻的烟草味，只有通向游泳池的滤水管，滴出轻柔的汩汩声，还有头顶上婆娑的芭蕉叶，擦出微微的沙沙响。我踱到池边，很纳闷为什么没人利用这么好的游泳池。我望着水出神，渐渐地，觉出水池的另一边也有人在看水——闪动的涟漪中有一张摇碎了的面影。我不由得抬头看过去。

我想，我和他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，不过后来我再没有机会问他。我们没说话，也没打招呼，只是呆呆地站着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将近四十年过去了，眼前的人竟然神采一如往日。那对具有穿透力的眸子，依然闪着狡黠的光。花白的头发，给晒得黝黑的皮肤更添几许迷人的韵味。既使我们不曾相识，我也会为这个一表非凡的男人怦然心动的。

我们向彼此走近。我望着他，欣喜之情涌上心头。

“老虎！”他攥住我的手，我察觉到 he 眼中的喜悦，也体味到他的魅力依旧。他粲然一笑，露出的还是那两排洁白的牙齿。

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他穿着笔挺雪白的衬衫，眼圈周围的皱纹，显示出他这些年从没间断过日光浴：他还是当年的样子。他把我拉到隐在一棵大香蕉树下的桌子边坐下。

“我多少了解一些你的生活情形，老虎。我知道你嫁给了谁。告诉我，你怎么会愿意留在我最喜欢的国家里，作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呢？”

我太激动了，费了好大劲才给了他回答。“当然是因为我喜欢西班牙。我的儿子在那里，孙子也在那里。可我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。讲给我听听吧。”

读了这段故事，也许你会觉得，我们的不期而遇并非如我当时感觉的那样令人激动。那么，请跟我在时光隧道中再走得远一些，回到纽约一个9月的日子。

第一章

纹理瑰丽的褐石上，有几个精雕细刻的字：哈蒂·卡内基。我把明媚的晨光抛在身后，快步跑上狭窄的楼梯，打了时间卡：九点三十分。

哈蒂站在化妆间门口，双臂交叉抱在穿着蓬大罩衫的胸前，失望地叹了一口气。“艾琳，这座城市里，哪里有穿这样一身衣服上班的女孩子！”我低头看了看脚上满是污泥的便鞋，咯咯一笑。一个半小时前，为了赶公共汽车，我连蹦带跳地跑过自家的苹果园，红裙子沾了不少清晨的露水，还被繁茂的青草揉搓得尽是皱折。

化妆间里，同事们坐在镶着长镜的梳妆台前，边聊天边往脸上涂脂抹粉。我脱下外衣挂在衣架上，系上蓝闪闪的缎腰带，套上真丝长筒袜，登上黑色浅口舞鞋，随手披上一件化妆衣，在安妮和保拉之间的桌边坐下来。两个姑娘正端着纸杯喝清咖啡，拼命赶跑眼前的瞌睡虫。“早晨好，姑娘们！”我拿起一块海绵，在水里蘸了蘸，往脸上薄薄地喷了一层水。照镜子时，我注意到镜中的保拉眼睛特别干涩。栗色头发的保拉，被誉为纽约最美丽的模特。“又去摩洛哥夜总会了吧？”我问。

“到三点才回家呢。”她的话似在抱怨，但语调分明在炫示，这样的情形让她颇为得意。她是目前最完美的晚会女伴嘛。

“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每天夜里泡在夜总会，和那些……花花

公子。”我找不到更好听的字眼来形容她的约会伙伴——那些上了年纪的男人，不是在报纸上登过第四次离婚声明，就是拿大把的钱挥霍在赌马场上。

“亲爱的，”保拉慢声慢气地说，“今晚我和巴夫带你去喝一杯如何？到时候你就会知道，你错过了多少大好时光！”

我冲镜子扮了个鬼脸。

“哎，我看不出，你每天单调的日程安排，还有那个修女大学的学位，究竟对你有什么好处。”

“面对现实吧，艾琳。”安妮插嘴了。“保拉说的没错。你并不比我们多挣一个小钱。你不在乎钱吗？”

“你以为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工作？这是我能找到的最高薪水的工作！”

“亲爱的，她说的是大笔的钱。”保拉接过话头说。“就是发大财。也就是说嫁给财富。你不想吗？”

“我想干有刺激性的工作。没准儿同时能干成一些有意义的事呢。”我呼出一口长气。“我想，我要的是冒险生活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你今晚更该去迈克家了。你知道的，迈克的弟弟就要回来了。”这几天，安妮不断撺掇我去迈克·德比家。她已下决心嫁给迈克。她戏称他是“肯塔基·德比”，因为他家是来自南方的富豪世家。迈克托安妮给他弟弟物色女朋友。迈克的弟弟三十多岁，我才二十岁，而且从未和比我年长两岁以上的男子约会过。

“要是去了迈克家，我只能坐晚班公共汽车回家，但明天七点就得起床呢。多谢你的好意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。我不领情，她只好作罢。

这时，我已经把头发干净利落地向上梳拢，在后头顶盘成紧紧的发髻。我跑到屋角的洗脸池边，掬起一捧肥皂液，把散落的发丝抿了抿。

整整两个小时，我僵直地站着，让服装试样员按设计师的精确图样，用别针别裙边，在袖子上打褶。试衣间的椅子上，扔着一本早晨新出的《美国期刊》，杂志的画页上是一片海滩，海滩上尸体横陈，那是西西里登陆战役中第一批阵亡士兵的尸体。

这是1943年9月。我的大弟弟德克斯特在英国当战斗机飞行员，二弟弟汤姆在南太平洋某处的潜水艇上服役。而我呢，竟然像一根没有大脑的木头，任人给我试穿晚礼服！

我跨出试衣间，走进辉煌的灯光里。表演大厅高高的天花板上，许多盏华美的水晶枝形吊灯，织成一张令人目眩的光网。布满整面墙的大镜子里，有上百顶时髦女帽的影像。镜子内外的聚光灯和闪光灯交相辉映，在我眼前投下无数耀目的光点。那天下午，我在大厅里走了十几个来回，然后，表演结束了。

一回到化妆间，我就使劲扯下帽子，拽下面纱，换下婚礼服，再摘下发卡，让头发纷披在肩上。一片忙乱中，忽听安妮大叫：“艾琳，快过来，快呀！”她站在屋角的壁挂式电话机旁，手捂在听筒上。

“求你帮帮忙！今晚赏个面子，我得给迈克一个交待。他弟弟刚下飞机，是从海外归来呢。我跟你说过，他在作战部做事。”

不，她用不着求我，我动心了。海外归来！作战部！这些词在我身上起了神奇的作用。慢吞吞地，慢吞吞地，我点了点头：好吧。

我们迟到了。

“请进，请进！”迈克不慌不忙地说。“对不起，我们马上得开饭，意大利面条这就出锅了。”

我们走到占据了单人房间很多面积的大桌子旁。这是个闷热的晚上，可是窗子紧闭着，因为灯火管制，还挂上了绿色遮光帘。电扇发出低低的嗡嗡声，收音机的声音也是低低的。——不论走到那里，人们都在听收音机，都在谈论战场的消息。

“这位是安妮·波特。这位是艾琳·格里菲思。这是我小有名气的弟弟约翰。”

约翰·德比有一张四方脸，精气外露的蓝眼睛，润泽白净的皮肤，细软的银色头发。我猜他有三十五岁。他看上去比迈克结实。迈克长得很精神，只是略显矮胖。我坐在桌子的一边，安妮坐在另一边，紧挨着迈克。我左首坐着两个男人。迈克说，他们是他的同事。迈克在斯坦达德石油公司的研究部工作。我奇怪为什么他没应征入伍。

约翰·德比偏过脸来问：“要酒吗？格里菲思小姐。”他一副不卑不亢的模样。

“谢谢，不要。我不喝酒。”

他扬了扬眉毛，似乎表示不相信。

“从来不喝。”我说。

他把头转开了。我很快看出来，无论安妮还是我，在男人们的谈话中都插不上嘴。他们互相开玩笑，为战争中的英雄和敌人的计谋而争论，从美国的巴顿说到德国的隆美尔，从美国的罗斯福说到德国的希特勒。他们争论最近竣工的五角大楼的用途，争论遭到众人非议的美国劳工领袖刘易斯，也争论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大罢工。

许久，约翰又掉过头来，微笑着问我：“你打算当个红模特吗？”

我直视着他的脸：“要是有别的路可走，答案是‘不’。”

“这话当真？为什么？”

“我想投身战争——去国外的战场。”

约翰·德比用好奇的眼神瞅着我。“你怎么会想做那样的事？”

“我也常这样问自己。我申请过加入科克伦女子飞行训练大队，还申请过其他所有我能想到的组织。我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：你年纪太小。我想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
“你可以当个护士。”

“那得花几年时间。我现在就想参战——去真正有战斗的地方。”

“噢，我说，你有花容月貌，在纽约有安全而稳定的生活。你这样的姑娘，竟然想去海外卷入血腥的屠杀，去你可能要冒生命危险的地方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”

我真想告诉他，我有三个勇敢的祖母，她们长途跋涉去中西部地区扎了根。她们得应付印第安人的骚扰，她们生孩子时身边没有医生，她们生病时手里没有药品，她们用自己的双手帮助男人们建起了家园。我怕他笑我，没敢说这些。我只说：“我喜欢探险，甘愿冒风险。我认识的所有男人都渴望上战场。同样一件事，为什么换成女人做就那么稀奇呢？”

我正要背转身去，他又说话了：“你这个年龄的姑娘，通常都梦想着结婚生小孩。你没谈恋爱吗？”

“这与打仗有关系吗？”这个晚上越来越没意思了。

“呃——这是一个条件。”

“那么，碰巧的是，我并没有谈恋爱。就算我在谈恋爱，我的决心也不会改变。”前一句话也许是扯谎，因为有个在贝尔维尤当实习医生的托尼，我很喜欢；但第二句是实话。

约翰·德比审视着我，半天没出声，然后问：“你会说外语吗？”

“上大学时，我主修法语，兼修西班牙语。”

“噢。”

我和他对视着，两人的脸上都渐渐浮现出会心的笑意。

“好吧，格里菲思小姐。如果你对出国工作一事是认真的，说不定我能助你一臂之力。”我用新的眼光注视着他。他又说：“要是你刚好接到一位汤姆林森先生的电话，你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。”

第二章

大约两周后的一个星期日，吃晚饭时，父亲提到有人去银行调查我家的背景。母亲以为，这事和两个弟弟有关，因为他们正在军队服役；父亲经营着祖父传下来的工厂，生产印刷厂用的折叠机，他担心这事与他的生意有关。家里人多少有些心绪不宁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然而，这一点点忧虑，逐渐湮没在一天天单调而有规律的生活中，我们的生活一如以往，无风无浪。

又过了一周，到了9月的最后一天。我下班回家，走在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。天渐渐黑了。齐膝高的匍匐冰草，随着我的脚步刷刷拉地响。我登上山坡，风吹乱了我的头发。

我走进厨房时，母亲正握着电话听筒。“你的电话，长途。”

“艾琳·格里菲思小姐吗？”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我是汤姆林森先生。明天你有空吗？”

“有空。”

“那么，请到比尔特莫尔饭店的门厅来。六点钟，一个男人在那儿等你，西装翻领上别着一支白色康乃馨。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次会面。听清楚了吗？”

“听清楚了。”

他挂了电话。